

民国漫画期刊集粹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民国漫画期刊集粹（三）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民国漫画期刊集粹目录（三）

上海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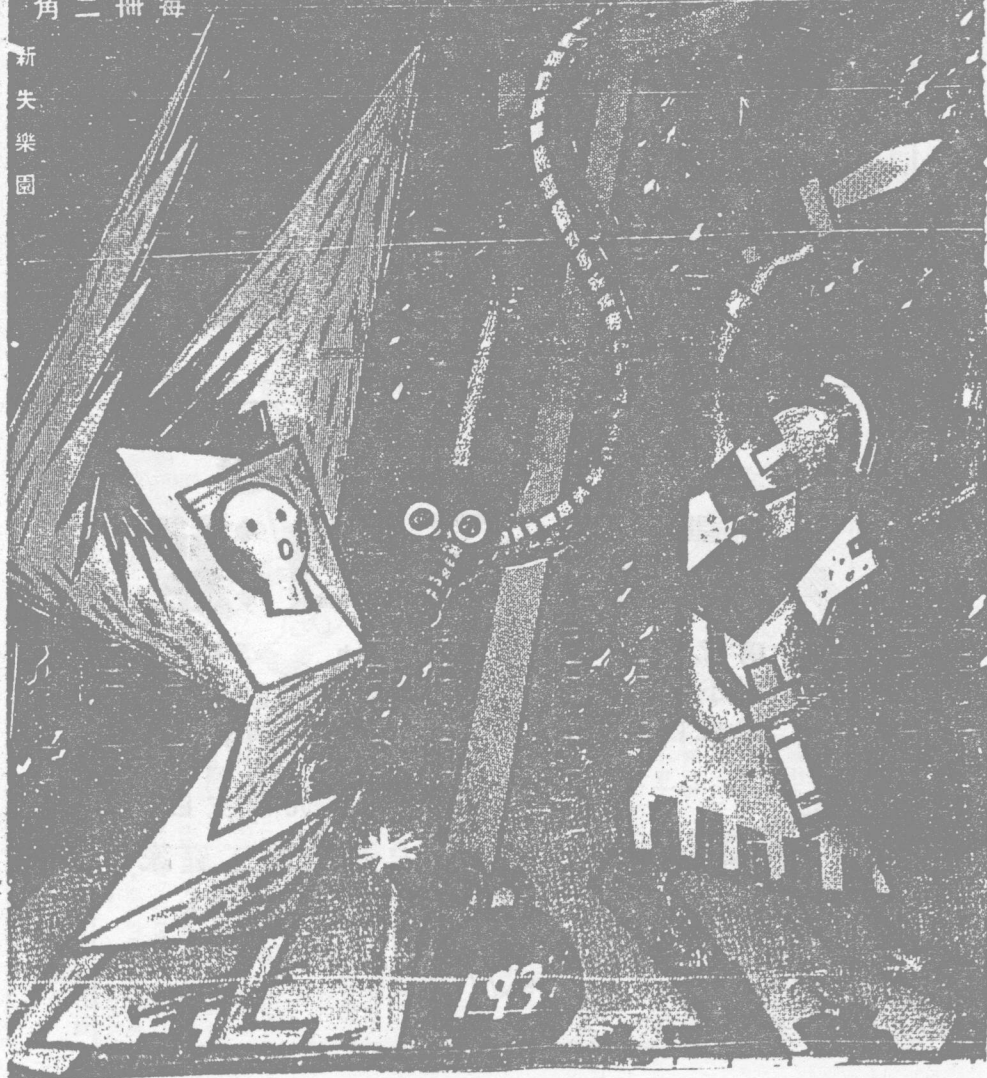
.....

上海漫畫

創刊號

每冊二角

新
失
樂
園



193

天地人

思想 生活 文藝 半月刊

新穎的姿勢，

親切的態度，

豐富的內容，

切實的材料，

供結讀者精神思想的需要。

歡迎訂閱

零售每册大洋壹角五分

第六期

版出日五十月五

主編徐許

定價

期數	國內	國外
全年廿四册	三元四角	五元四角
半年十二册	一元八角	二元八角
郵票代洋	十足通用	

無敵牌

潔白牙膏

注意
管內
膏小
有管
玻璃
券贈



強力垢去

皂肥含不

凡購潔白牙膏一支
即有可得的
價值二千
元

家庭工業社出品

上海南京路三七號

各埠均有出售

上海漫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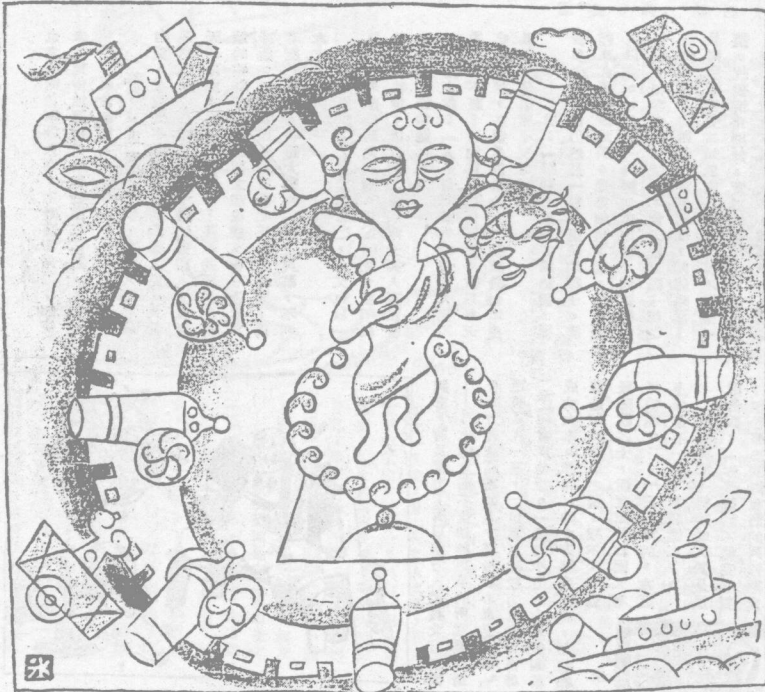
SHANGHAI SKETCH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十日出版

創刊號

保護和平

廖冰兄作



■ 首領內政部因鑒於年來社會習尚，愈趨愈下，時使外人竊笑，一般民衆無論，即各機關職員，對禮節亦少注意。往往同部職員，見面漠不相聞，爲糾正此不良習慣，特擬訂「職員見面禮」。凡下級職員對部次長及上級職員相見與告退，均須行一鞠躬禮，行禮後，並須問候。其語式如「(尊)或您」好，答謝如「好」很好，男女職員相見，行握手禮，由女職員先伸手，如有唐突之處，須向對方表示「對不住」「失禮」等語。

■ 諸報對記者表示，對華北前途，不表樂觀，亦不悲觀，謂「事在人爲」，並謂我最覺心不計較毀譽，天下事蓋棺始可論定，好壞等我死了再說好了。

■ 冀省將開放鴉片禁令後，即在各縣成立清查分局，招商承辦，再由縣清查處，召辦各村鎮鴉片分銷處，成績甚佳，計已有兩千餘家開燈供客，經君子出入其中，每日統計十五萬人，繳納每月可銷士百餘萬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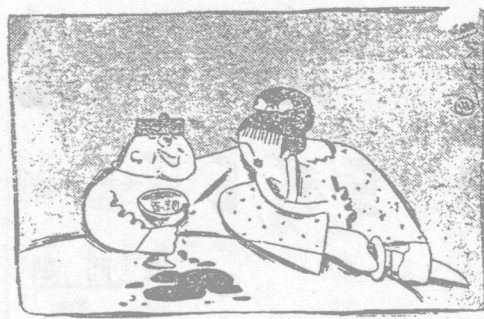
■ 五月二日上海第一特院開審去冬日本兵中山秀雄殺案之嫌疑犯，有數名日籍軍官或使館刀車領多名陸戰隊到庭旁聽，但日軍官帶刀入法庭，對於中國法院編制法裁「帶帶兒」者不得入法庭之規定頗有抵觸，審法官均未注意及此

■ 葉淺予說：南京只有一個好印象給我，就是馬路上很少看得見外國人。

「米」吃弱了中國說

徐心芹

有人以為中國並非真的弱，比如，前清政府交涉領南事，不知打了勝仗，而反割地賠和。又比如國民革命軍初到漢口無條件收回英租界。又比如中山先生有一年在粵公然將外國軍隊退出白鵝潭，否則即過粵，而駐外國軍隊即非退出。又比如上海人在一二八眼見耳聞的淞滬之役等等。因此，又有人以為中國必是暫時的「弱」，或者在假裝「弱」。便又不免自諒為「睡獅」，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是在期待著甚麼？但又有有些人可說太瞧不起自己，竟自謂「劣根性」亡國奴「漢奸輩」「東亞病夫」……等等。鄙人



友邦的姑娘：你真醉了嗎？ 潘醉生作

也者，向於軍政大端，不敢妄參末議；即使未能免俗地要研究我國之「弱」，也僅能用「吃」來做範圍。
「吃」，或者「喫」之一字，我國人確可以自豪！說稱五年計劃成功的蘇聯人民，大量是吃黑麵包，公然要廢棄卡諾的德國人，也每天不自由地吃粗麥淡湯……甚至我國最應教訓的強鄰友邦同文種大和民族，也不過臭魚冷飯。然而我已失因言華北境危之弱國，仍可肥肉鮮魚，朝野大嚼。（苦工與學，不列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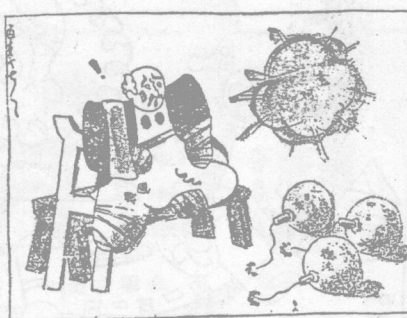
左傳上說：「肉食者謀之」，本文也以「謀之」者作為研究範圍。但這研究，並不出於我的杜撰，係借著某醫學博士與人類談話時，我從旁過問聽而來。

博士說：「人身最要緊消化！大便不通凡事不順；如胃弱更是不支。所以每天吃的東西，必須易於消化。」按廣義句老生是談，僅限於文章。

博士又說：「你看！生米煮成熟飯，要費多少事！但仍然是材料挺硬的顆子。喫起來必須細細地嚼。覺得顆子下咽，又要繼之以湯。如是拿一塊麵包來比較，則組織的鬆鬆，和香咽的快捷，不啻天壤之隔，夢魂之判。而凡喫西餐，麵包飽後，即係噁湧；且同所配佐餐，如魚肉雞之類，又不混為一談。故對消化機能，實屬無重補益。故白種人極少患消化不良症狀者，較格藍格，精神健旺，真有以也。」又至此說亦僅為承上起下的中繼文，還不算精辟處。

一會，博士又微微地地講到我國過去的問題：「……為『米』類不能強健

他望著將湯發的煮蝦子：怎麼和平神還不能制止飽呢？ 潘醉生作



須知麵食列強，所製的是燒麵包；而不是麵條子饅頭大餅窩頭。東方友邦強鄰雖同樣米食，但一無同國北方麵食沉在內閣裡；二無列強麵食頂著上他區附屬地；三則他們每會被饑寒所迫，忍饑向外發展。比如你府上養了一隻貓，如果你餵他牛飽，牠便能騰躍跳躍，自往捕拿鼠子；如果你餵他每日鮮魚白飯，牠便飽飽的，牠便一無所慮，老老實實睡他的覺，那管你鼠子跳按，家室不安哩！我們的弱，還有一層，便是一半是吃飽了懶得動，最多在腦子裏多轉轉，嘴裏多說說，一半是吃飽了脾胃，口腹而外，無甚強壯他事。而且，對內頭爭「米」之爭，喧也是完而來了，不免有宿恨難忘之望，竟不惜如三桂之借兵，私仇牽扯之時，乃公然仿效猶之拱手。只求吃飽胃口，那管國破家亡。」

「博士啊！你在談『米』類的優秀，怎麼又扯到國家大事與國際問題上去了？」
「非也！非也！普通人云，醫如國手，可以整理陰陽，密相之才也。我們為甚麼要學醫，醫人不算「不得」醫國，醫民族一方為國手……」

未來的新貌

丁護對作



博士一點不悅地回答：「你

我們的天文學

高明

許多外國的東西，一運進中國，往往就改變了它原有的性質或意義。比方說，X光鏡，在外國本來是用以透視人體的醫學利器，但是一到了中國，就變成了遊戲場中用探體女人來騙錢的滑頭把戲。

再比方說，火車龍頭在外面，本是人的手裏造成的一種機器，但是一到中國，就帶上了神祕的性質，以致一些火車龍頭的司機多道極堅信：要在一年之中不出「毛病」，除非用一個生人作犧牲，祭它一次。

再拿自鳴鐘來講。自鳴鐘在外面本來是為求得準確的時間而設置的，但是到了中國，它卻完全變成了裝飾的意義（至於女人的懷錶之類，更不必說了）。

實在，如某詩人所謂：「東是東，西是西。」在那裏是各有各的習慣，各有各的法則，而格格不入。比起自鳴鐘來，那「子午卯酉」一條線，實中已變而如鐘，辰戌丑未「眾兒形」的編織定時表，是多麼更其「深入民間」啊！比起與鐘的火車頭來，那開散的獨輪小車，是多麼更其適於我們的「東方情調」啊！

說起天文學，那麼我們也有我們的獨特的東西，決不需哩哩咕咕死之流費我們

憂心。我的母親是一個纖足的女人；而她的雙小腳，就造成了她做「天氣預測」的工具。她時常喊道：「啊，腳擦腳擦，現在陰天啦！」還有，那放在庭前的瓷缸，也是以做她的預測的旁證。她喊道：「真的，現在陰天啦！這瓷缸都昇起來啦！」而最奇的是，她用她那獨特的方法所做的天氣預測，有時比目前一些天文台所發表的，竟還要靈驗些！

實在，我們民間對天文學的研究，是窮極精微的。而這些研究而發表，是往往採取著詩歌的形式。如「占每年十二個月節候歌」云：（正月「歲朝宜萬四連天，大雪紛紛是早年，但得立春晴一日，農夫不用力耕田。」九月「初一飛霜促織鳴，電閃無雨一冬晴，月中火色人多病，若遇電雲雲價增。」十一月「初一西風黃賊多，更見大蛇有災荒，冬至天晴無日色，來年定唱太平歌。」至於為何偶爾一天的天氣，會影響一年或一節，則因其中過於奧妙我們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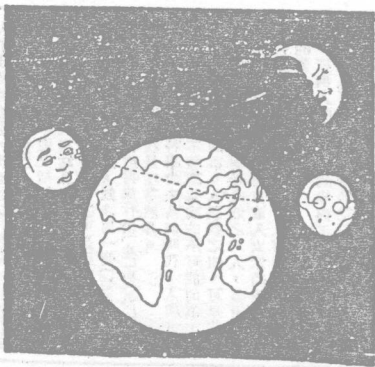
天文學最主要是由農事而生，不過涉及一般人事的也不少。比方說，入學必須於甲戌、乙亥、丙子、癸未、甲申、丁亥、……等日。納嫁時必須於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壬申、……等日。而此外，納婦有納婦的日子，這是有遠慮的日子，求醫有求醫的日子，合婚有合婚的日子，服藥更有服藥的日子。可惜一些研究科學的人，不肯抱持「中國本位」主義，把其中的道理發揚而光大之，不然可在世界天文學界中放一異彩。



偉大獨創的終幕
（終有一天，地球上僅餘一個絕力權威者，因抵不住孤獨的苦悶而自殺！）
廖冰兄作



看，像張一鼓肥大，像一鼓肥小
快乎我算見不看，快眼你算見
余所為作



參商二星
老紀作

櫻湖



「乃文乃武」

盧冀野

蘇州劉清在作諸生的時候，有一次參加丁祭祭完了以後，大家搶着去爭祭品，他一旁冷眼瞧着，回去勉爲彈文道：

「天將曉，祭祀了」

只聽得兩廊下鬧炒炒，爭肉的你猜我肥，爭瘦頭的你大我小，細細德行人，見了微微笑，子路好易者，見了心焦燥，夫子啊然怒道：

「我也曾在陳絕糧，不曾見道形除李」

陳涓涓剪作

生人會送

王國游觀察：

「樹花是我們的國花，祇有我們的國土，才想得活我們的國花。所以種活了的，我們無有不是我們的國土。」

安分鄉民：「那最近承蒙惠賜的樹苗，我們已經分種在我們的各地，大概不會水土不服吧？」

某國游觀察：「你們的國土，等於我們的土地，當然再相宜也沒有。」

陳涓涓剪作

小時候聽人談妖說怪，據云，人而不幸誤入了妖怪的窠窟，妖怪是立刻會殺他的，因為妖怪會覺得「生人氣」，而去搶奪生人。被搶奪的人，後來遭受種種磨難，直到種種危險，已是後話，這裏姑且不談。

其實，所謂「生人氣」，是很可懷疑的，原來「人」與「妖」，既非同一個「類別」，那麼，妖之於人，自然再無什麼「生人氣」的區別可分了。這應該是理當然耳。

然而，在科學尚未昌明時代，人與妖的交通，大概不但不被認為或許不可能的事，而且被認為極普通的事。人與妖之間，可以做朋友，還可以談戀愛，於是妖之於人，自有生張熟識的不同了。熟識可以直入女妖的香圍，甚至至羅帳溫柔，而生張，只有慘遭妖怪的糧食的苦命了。

妖與人間的生熟的幸與不幸有如此，在人與人間也何獨不然。我畢竟不是妖怪，所以，我看見了生人，不但不敢去糧食，而且反而很怕，這原因，還在我生性落落，不擅長於世俗的所謂交際故也。

假使是於世俗的所謂交際者，他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把一個生人弄成於人，問長道短，談古說今，雖然，距離互相介紹，或一途自鳴一般，現熟非凡，肉麻特甚，此種擅長，際者所熟之人，蓋必爲一紅人已。反之，在彼之真正熟於人，如其有抱一見，頭髮多日不剪，則我之於他，我如有一城生人氣令其面而來似的，未必糧食，亦當驅去，彼於人而不如於妖，因妖尚熟於人也。

然而，我之於熟於人，亦有時要感到「生人氣」之苦悶者，我其妖耶？或然。有熟於人見我已三十開外，何以尚未發財，深致慨焉。有些熟於人見我同學師生，紛紛走馬上市，做官兒去，見我尚以實文爲活，覺得可惡。有許多熟於人笑我不會理財；有許多熟於人笑我不如金子公債行情；有許多熟於人笑我何以不好睡覺；有許多熟於人笑我求學何用；此語是我聽的所謂熟於人，而我亦覺「生人氣」撲人欲暈者也。

人間世欲求熟於人，本已難事，彼口口聲聲作伴，又何嘗不以我輩爲生人，欲糧食之而快耶？



玩偶大觀

這的確是幽默得妙。試看一般文人，何嘗不是爲着「精肥大小」在那兒爭得烏烟瘴氣。

後來有人摹仿劉清這個調兒去贊頌武生，詞極有趣：

「也戴銀雀帽，也穿粉底皂，

也要着襖衫，也去謁孔廟。

胡湘明然歌，夫子莞爾笑，游夏文學徒，駭駭非同調。

子路好勇，怒目高聲叫：「我若行三軍，着他餓草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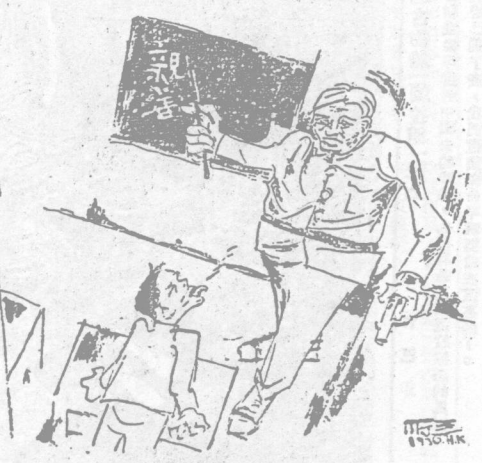
徒具外貌的英雄們，不給他餓草料，還能做些什麼事呢！

●苦痛多許你輕減以可，醉麻部局：師醫
作明若許



爲仇者所快，爲親者所痛，武裝教養！

余所惡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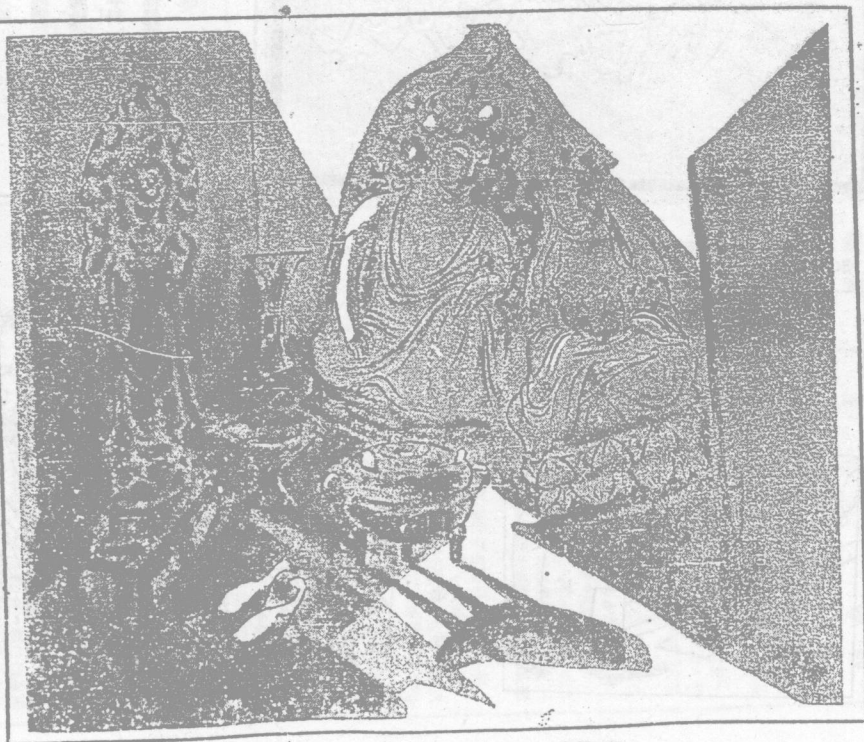
上圖現留倫敦，為阿比西尼亞最著名，最卓越的畫家 Ato Belatchew 所作，所示為赴戰時的檢閱；皇位上是國皇 Haile Selassie，其右為太子 Asfu Wossen，他熱誠看着英國公使 Sir Sidney Earton，這位英國公使是同他的妻女們在一起的。Sir Sidney 依坐著法國公使 Boddard，在國皇的左面是北線總司令 Ras Kassa，前場中心騎在戰馬的四位將軍是（自左至右）

Ras Seyoum, Ras Desta, Ras Imru, 與 Ras Nassilu.

在來華途中的運送古物船「蘭拉浦」號上

古巴作

如來佛：當初我從印度到中國去的時候，也沒有遇見過這般險惡的風浪。
觀音：大約船已擱了淺，我們連幾條命早晚要送在這裏的了。



惜墨小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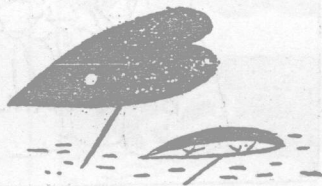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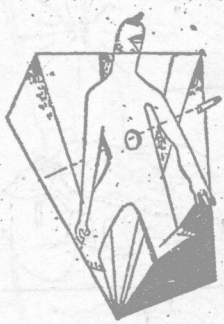
徐訂作文
苗子補畫

懦弱的民族會懷疑到鎗彈是不公平的，怎麼在別人是從前胸進去，而在自己會從背後飛入呢？

文章同愛情是有同一路徑的——
第一是幼稚肉麻，第二是機巧的做作，第三是自然的醇淡。

女子，在男子的目中是變動的；未愛前是水銀，既愛時是露珠；初婚時是香茗，後來則變成淡水，甚至至于鼻涕了。

浪漫派文藝從「性」出發，寫實派文藝從「生」出發；所以從中世紀苦行禁慾之宗教解放出來的文藝是浪漫主義風行時期；後來才進於寫實的境界。



的；中國也是一樣，五四之打倒舊禮教的性解放時代，風行了浪漫主義；現在因為是「民不聊生」時代，所以寫實派東西風行了。

人的不隨意筋要比隨意筋多，所以人類終是感到不自由比自由多的。

千里眼也看不見自己的背脊，所以最傑出的批評家也只會批評別人的

也有人以為倒盤時鐘的針就算是拉回已過的時間了，因為這是愁老的明星與愛古的民族的首舉。

沒有人敢說他的日記是真實的，除了每天只記他頭一夜所做的夢。

今天所看見最可發笑的事件，常是自己昨天做過的；今天所看見的最可怕的事件，常是明天自己要去做的。

沒有人能將同一個笑話，天天使同一個人笑，那麼那里會有一個美人，能天天使同一個人傾倒。所以偉大的演說家，常是到各處來重複他的笑話；而時髦的美人，也必需天天換一個人來傾倒她的。

生殖器官是最顯醜惡的器官，人類的目的就是要改他為美善的。

愛情是一朵花，需要好好兒培養



才能結果，否則這是一個很短命很脆弱的東西呢！

一個人一生只有二句真話：一句是初生時最初的一聲啼，一句是臨死時最後的一聲嘆息，但是聽的人仍不懂他們說的是什麼？

當我把食物喂一只生狗時，我被咬了，這使我想起為什麼歷史上許多偉大思想家之不容于人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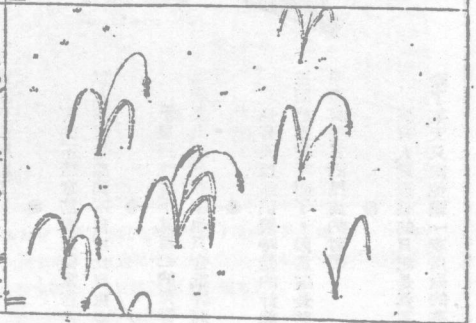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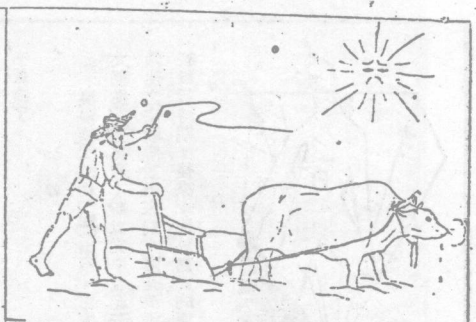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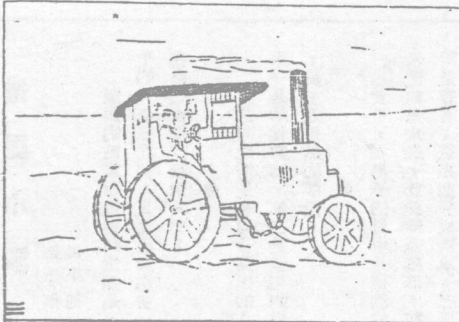
「你什麼老要咬我」羔羊問狼。
「那你為什麼修飾得這樣豐美？」狼反問。」

男子們常把這個故事講給女子聽，可是女子更修飾得豐美了。

■ 安友邦 感作

你一杯來我一杯，一杯一杯復一杯，一張協定一大杯，三四五六七八杯。黑龍江是酒壺嘴，渤海原是磁酒杯，欲問過來是什麼？中華地圖一塊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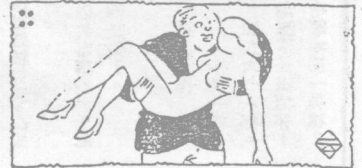
作落反許

事農國他

事農國我



牛耕田，馬食穀，老子賺錢，子享福。
吃牛乳的人肥了，供給奶的牛瘦了。



劉齒芸作
江棟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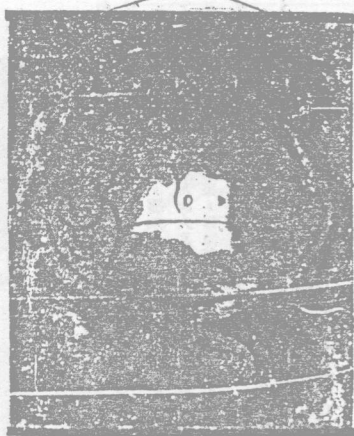
老紀作

次殖民地將來的耕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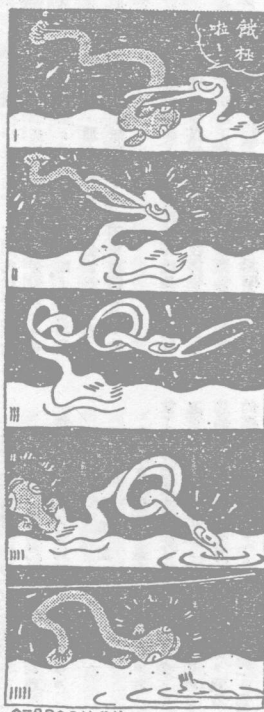


二次大戰之逃難演習

宗渤作



鰻魚最後的勝利 金劍凡作



傀儡椅掛圖
大陸美的夢憧憬着他的心的作薇渾

新都雜寫(二)

羅拔高

▲「巴黎」即景

理髮和修臉是生活中的一件並不怎樣重要而卻不能不理的事。因為，于思不去，頭髮蓬鬆，臉就是「有損儀容」。然男子漢固不必粉飾油頭，過事修飾，但，如其不自命為一個藝術家，總得會化點時間在那上面的。關於修臉的保險剃刀，我是不會使用，而這幾根統統的鬍子，偏隔不了幾天便要出來見世面，為了所謂「有損儀容」，我就難以避免的每星期上理髮店去一趟了。

南京的理髮店，照比例來說，並不少於上海。我平常要理髮或者修臉，定例上「巴黎」去。那裏使我頗有美好的印象，它的設備，技術和招待，都可以當得起「差人」四個字。大約正因為這個原故吧，那裏的營業便常常見到門前停着一輛或者不祇一輛的馬車。

一個陰鬱的下午，我又定例地走到「巴黎」，馬車又停在他的門口了，知道裏面又有顧客，我推開白漆的玻璃門，熱騰騰的芬蘭散播着濃烈的香氣，許是大溫烈的原故便有點膩了，剪刀和髮鉗在髮管沒有韻律的交響樂，十餘把椅子圍着一隻空，白衣女師在招待我入座。我便介乎肥與瘦之間。

我面前的大鏡子恣意地游目四顧，十來個面孔盡入眼簾，特別對背的那副鏡我看得清楚，是一位女性的尊容：雙眉微蹙，杏臉含春，在和技師笑着談天，技師也就聲皮笑臉地相與迴旋，一方面舞弄那炙手可熱的鐵鉗向旁旋去。看樣子，兩者之間似乎是素識。然而，關於這一點，誰也都覺得是司空見慣了。不一會，那女性顧客的秀髮便均勻致，已在技師的手上成功了一個新髮型。髮者不免對鏡端詳，技師也就眉飛色舞。

我再他顧幾位男性的顧客，則不是把面孔拉長，便已如老僧入定，若女性的嬌容者很少，很少，而技師也沒有多少歡容，祇在以敏捷的手法使工作迅於竣事。忽而俊美的髮型，「原，大呼：『拿我的皮手袋來！』這一句話使我為之一驚，模模糊糊去聽上一眼：秀髮端曲，已給技師剪成所謂「

飛機頭」。額前豎起幾根毛頭，象徵着飛機頭上的風輪，但在我看來，却像兩根粗粗的胡蘿蔔子。這位女顧客的年紀，大約在花信年華之間。短促的面龐，小小的鼻樑，秋波微倦，唇含一夜疲勞。而且，精神營養的不足與及過分的享樂便成就底纖腰，輕頓，身材苗條，姿態婀娜——一切的不辭展的美。

「就放在我這裏不好嗎？」兩湖而帶南京的口音起於我那一面的隔壁，是一位胖胖的晚熟中年人，兩眼閉起來像是熟睡。

「我要拿物事……發狂！」

「哦……哦……」矮胖的身子從我的身後搬到這一面來。纖手從皮手袋裏取出來的是一根高貴的香煙，即在朱唇上，徐徐噴出白的煙絲來，氤氳地漫在他那疲倦的雙眸底前面，雙眸也就微微閉上，檀口立刻現出一絲絲的笑容，像是迴憶着昨夜醉倒的一幕。鼻子裏低低地呼出一聲嘆息。這多油多熱的一聲嘆息啊！使旁觀者也覺之迴腸腸氣了。但是，可惜得很——那邊隔壁之胖而斜斜者，却已在技師的剪刀之下黯然入睡了。

「哦……得未啞，說左一個多鐘頭——陰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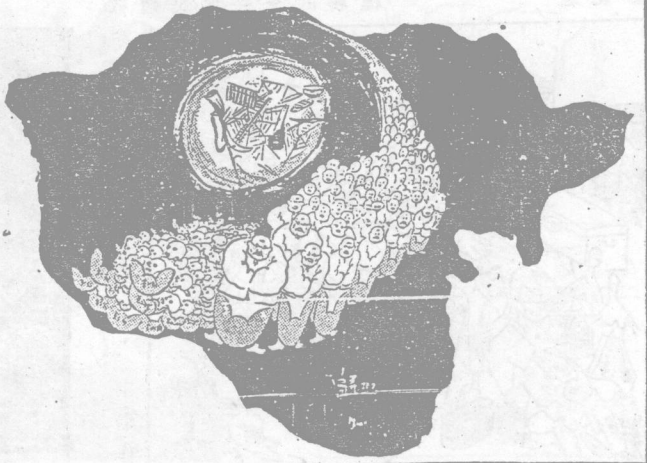
這處傳來一聲廣州音。
「有問題嘛，時候還早嘛。穿長袍馬褂的小夥子在安歇呢。」

「唔……英俊又呼起來了。眼過去見他醉意地把手上那半截香煙擲向痰盂裏去，痰盂的回音是：『吸！』」

我望見在那裏一種零亂的裏面感到茫然。
待出了「巴黎」的門口，我便感到理髮店去是生活中的一件不可缺少的事，但同時也是一件苦事。

▲咖啡座談

咖啡，我對於它是有特別的愛好。在上海，我曾一度做了咖啡的人生，除了睡眠的辰光，差不多整天在咖啡店的裏面，不要說是吃飯，就算其它的一切呢，也不肯跑出咖啡店的門外，說起來未免有點無聊，但，我有一年多的光陰，的確是如此虛度的。「人到中年萬事空」。為了要飲咖啡，不能不釘十字架。如今，想要再過一遍這般一種有刺激的人生



假使「航空獎券」能發行到一千年的話，平均每期發財的有廿五人，當然有廿五個富翁。一年十二期，有三百人，十年有三千人，一百年有三萬人，那末一千年後就有三萬個富翁了，中國本來不到四萬萬人的大數，富翁却占了四分之一強。那時全國的農工商學兵，都拋掉了他排飯吃的傢伙，盡着手舉起來，那才可稱到世界上有名的富翁了。

韓尚義作

，已不可復得了。然而，我對於咖啡，依然是不會淡薄的愛好。



作壓酒陳

漢癡的醉酒軍一

也許是「大題」。
「那裏，是「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
於是，「一應更爲之起倒。」

「不對，不對。南京文化並不是「青」，也並不是「白」。是「鴨肝」和「飯油鴨」。全座固然大笑。

一個朋友放下香烟，我肯定地說。但他這句話我無從否認也不能承認。原因我對這所謂「文化」當面茫然。

「文化區」與「文化區」，如果先找出一個「文化區」的話，則南京全座古城也許連城外都是文化區。因為南京的文化是顯而易見的「青白文化」。

在南京，飲咖啡的地方有好幾處。最近又在中山東路上開了一家「起士林」。我最初是常到上海咖啡「去的，自然，「德國飯店」的咖啡比它好。後來，又改在「羅丁」。而「羅丁」的環境使我感到不大的到觀。「羅丁」的咖啡最佳，但我總室內的光線太強，「起士林」要算最好舒服的所在了。它是從天津分支過來的，侍者却是面井俊兒，招待的禮貌着實經過一番訓練。尤其那位外國太太特別來得客氣。

我飲咖啡喜歡獨坐，但有時也喜歡弄點局面，拉幾位談得來的朋友去座談，談上個把鐘頭就各走馬路。那末一日的節目便如此終了。等到終了，自然是一個索然。索然於一切都是單調，沒有刺激。

有一次，我約了幾位朋友在「起士林」作咖啡座談，談上兩個多鐘頭，大家都不言去。所談的當然不是國家大事，也不是男女之私，而是想到談，上天下地的談而已。後來，

不知如何地竟談起南京的文化來。於是，我說：

「我到南京來不久，就有一位新交的朋友告訴我：『夫子廟是南京的文化區。』過了幾天，我在當地一家小型報紙上也看到這麼一句話，便以為「文化區」的確是在夫子廟了。我少不得感個空見上夫子廟去巡禮一番。可是，非常索然的，所謂「文化區」也在所給與我的印象是有夫子之牆，有秦淮河的河具，有喝茶聽歌的靜地方，有優雅清閑的暖去處，有「吃女招待」的舞廳館子，有「叫帳子」的低級咖啡室，有雜貨攤，有釣魚巷而已。如此的點等狗碎，七拼八湊，便算是南京的「文化區」，那未免太侮辱了這首都的所在吧！

「那你的認識太不徹底了。其實，我們可不管它甚麼「文化區」與「文化區」，如果要先找出一個「文化區」的話，則南京全座古城也許連城外都是文化區。因為南京的文化是顯而易見的「青白文化」。



胡正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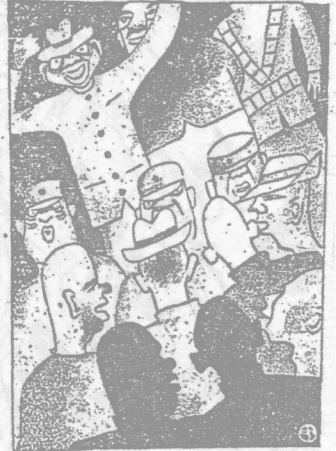
墨索里尼說：你著我不是吞下去嗎？

實傳錄作

農村小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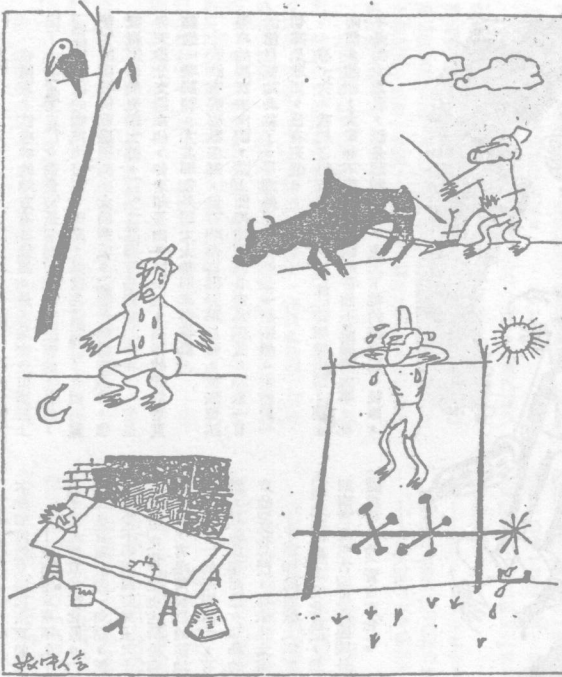
農家圖：

春耕、夏種、秋收、冬息。



水風改從烈然當我後以此從：長縣新
育教倡提利
 稅道換了加新又們我！惹老：姓百小
 作絲團繞

艾中借作：



報時人

作成以余 村農在春
 子公些那在現「奈蔬喜，肉豬了慣吃」：說人有「註
 拌的慣住，氣脾個置上冠是也却們姐小和兒哥
 了口味換換來村農對若想却置大權



農村識字運動的宣傳員，正製作姿勢向衆，說的時候，突然，
 一個農夫舉著手說：
 「先生，「沒有飯吃」四個字是怎麼寫的？」
 金萍作